

八大山人山水画写意性探析

◇何加健

摘要：八大山人山水画具有强烈的个性，其山水画从画面营造、笔墨语言、图示符号方面都表现出强烈的写意性，形成这一特色源于画家强烈的家国情怀、遗世独立的精神和娴熟的笔墨技巧。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中国画有很强的借鉴意义。

关键词：八大山人；山水画；写意性

一、八大山人及其研究概述

朱耷，谱名朱统（1626—1705年），清初画坛“四僧”之一。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九世孙，字忍庵，号八大山人、雪个、个山等。八大山人之花鸟、虫鱼、山水均有极高成就。

二、八大山人山水画写意性表现

八大山人山水画，近师董其昌，远法黄公望、倪瓒、董源、巨然、郭熙、米芾诸家，其“借鉴学习”大多属于“意临”。如他“仿某某”的作品，大多只是仿其构图、笔墨、意境，其面目与原作则相去甚远，甚至没有多大关联。八大山人作品在整个山水画史上独树一帜，不同于五代时期的高远雄阔、两宋时期的工整明丽、元四家之静穆肃远，借鉴了“马一角，夏半边”，但构图更为简洁甚至大片留白。其一石一木造型怪异孤傲，体现了强烈的主观。

（一）强烈的自我

八大山人晚年虽已不在佛门，但禅宗思想早已在他的生命里根深蒂固。有研究者注意到了其山水画对倪瓒的传承，但意境更为孤寂冷逸，在同时代“清四僧”中其他三位的作品中亦十分突出：石涛山水有自家面目但相对还是忠于眼前物象；弘仁得黄山之魂，山水大多为“对景写生”；石溪（髡残）笔墨苍茫亦脱不了王叔明之面目。八大山人相较上述诸家，特殊的出身和经历，使其作品强烈地打上了自我的烙印：其山水

大都为空灵冷逸、满目凄凉的残山剩水。

（二）纯粹的笔墨语言

与传统山水比较，八大山人更注重笔墨的运用。第一，注重墨线的质感和表现力。其物象大多以秃笔为主，极少晕染、皴擦，线条具有更强的书写性与表现力。如图1，居左的杂树树干用线直接书写，稍事皴擦，枝杈、树果、岸边石头皆以中锋写出，未经丝毫渲染，近处的陂陀和远处的峰峦也以中锋勾勒与侧锋皴擦，显得极为简洁干练。第二，笔墨结合，墨分五彩。如图2，近处陂陀以干墨逆锋写就，左边杂树树干以中锋干墨侧锋写出并稍事淡皴，树叶以浓墨淡墨写出；右边杂树树干以中锋勾写辅以侧锋淡墨皴擦，其树杈则以浓淡相间的湿笔以侧锋直接写出；远峰以淡墨勾皴、湿笔淡墨写出。八大山人的山水画亦如其花鸟画，观者感受到的是书法线条的方圆曲直、轻重畅涩，墨色的干湿润燥、浓淡渴润。第三，以“花鸟”手法画山水，发挥纸张水洇特点，将墨色浓淡干湿发挥到极致。明代中期后，出现了“生纸”，容易洇墨，八大山人正是通过控制笔中的水分使其墨色出现多种变化。其对墨色和水分的娴熟技巧使其在山水画中不似前人那样“勾，皴，擦，点，染”，而是以线条的粗细曲直和墨色的浓淡干湿直接写就，或顺锋或逆锋或中锋或侧锋，多用勾写、皴点，极少晕染，不事描摹，粗服乱头，一任自然。

（三）个性化的图示符号

八大山人花鸟画中之鱼、鸟以其形象怪异奇特为世人称道，其山水画中诸多形象亦十分突出。树木多是枯老之态，枝少叶稀，甚至无叶，树干与树枝的大小粗细对比比较大，很少皴擦，出枝少而短，形态时而直立时而扭曲（图3），从其仿作的倪瓒作品更能体会这一特点。山石头重脚轻，皴法较少，略显“古怪”（图4）。点景的茅亭寥寥数笔写就，极为简易寒荒。其作品正是通过这一系列怪异、冷漠、突兀的个性化符号组成了一幅幅荒寒冷逸的残山剩水，传递出一派孤寂、愤懑、落寞的寂然心境。



图1 山水花鸟册（之七）



图2 书画册二十开（之五）



图3 六君子图轴



图4 秋林亭子图

(四) 强烈的画面营造

八大山人在“经营位置”上很少全景式构图，在借鉴“马一角，夏半边”以及倪瓒“一河两岸”式构图的基础上多采用“残景式”构图和“分疆式”构图。采取对山水景物的截取式特写形式，通过对几棵树、几块石的简单组合和画面大量的留白，表现出破败、萧索、渺远的残山剩水，其形制多为小幅的斗方、册页、扇面等。即使万木葱茏的夏日在画家笔下也显得异常寒荒与萧索：一股冷风扑面而来，画面寥寥数笔，近处荒坡之上，几棵杂树孑然独立，茅舍空旷，孤峰兀立，整个画面没有人物、动物，了无生机。

三、八大山人写意性成因剖析

如前所述，八大山人的山水画在整个山水画历史长河中具有强烈的个性，无论是笔下的山川河流还是画面构成、笔墨语言均体现出强烈的个性，使其作品打上了作者强烈的印记，表现出很强的写意性。其写意性的成因应是多方面的，具体分析如下：

(一) 强烈的家国情怀

作为明王室后裔的八大山人，既不同于同时代有相似命运的石涛（石涛曾被康熙两次接见），亦不同于弘仁（弘仁完全遁入空门，寄情黄山）。八大山人“逃禅”只为躲避战祸和获得生存。其内心深处依然保持着强烈的家国情怀，对物是人非、故国易主依然有着深深的眷恋与悲愤，他内心深处依然未能真正的“入定”。

(二) 娴熟的笔墨技巧

八大山人提出“画法兼之书法”的观点，他将书法的特质带入到绘画中，作品物象极少，越发突出了用笔，加之对“生纸”性能的发挥，使其绘画在墨色运用上更为娴熟。他将花鸟画中的笔墨技巧和浓淡干湿运用于山水画中，更加突出绘画的写意性。

(三) 遗世独立的精神

八大山人作为前明遗老，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与清统治者的距离，从画面款识亦能感受其生活艰辛。作为前明遗老、明王室后裔、“逃禅者”，他对大明江山易主有着强烈的愤懑和无奈。

四、八大山人写意性山水的影响

八大山人写意性山水对文人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其作品对于我们学习山水画依然有着很强的借鉴作用：第一，对写意性的强调。中国画画面意境的营造不是自然主义的对景描摹，而是“搜尽奇峰打草稿”后“眼前之山水”与画者“心中之山水”的融合。第二，对用笔用墨“书写性”的强调，讲究“骨法用笔”，同时强调“墨分五彩”，借助墨色浓淡干湿表现物象和意境。第三，对“我”的强调。中国画更多强调主观意愿和感受。石涛曾提出“我之为我，自有我在……我自我之肺腑，揭我之须眉”。中国画要体现自己的面目和特色，就需要我们不断提高自身修养，在学习传统的基础上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的绘画语言和风格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刘颐圆. 八大山人晚年绘画的意象性[J]. 美术教育研究, 2018(10).
- [2]张海军. 残山剩水地老天荒——八大山人山水画探析[D].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, 2010.
- [3]高娜. 浅析八大山人对倪瓒山水画的传承与演变[D]. 曲阜师范大学, 2014.

作者简介：

何加健，乐山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系副教授。研究方向：中国画、广告设计。